

一棵白菜 有多温暖

李楚冰 | 主编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永远的记忆。

花溪

十年典藏
校园卷



中国华侨出版社

014038284

I247.7

1615

花溪

十年典藏
校园卷

一棵白菜 有多温暖



李楚冰—主编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航

C1724056

I247.7
161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85880410

一棵白菜有多温暖 / 李楚冰主编. —北京 :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113-3686-6

I. ①一… II. ①李… III.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25126号

一棵白菜有多温暖

主 编/李楚冰

出 版 人/方 鸣

选题策划/张 云 李楚冰

责任编辑/羽 子

封面设计/马顾本

版式设计/王国蕊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70mm × 1280mm 1/32 印张 / 9.25 字数 / 226千字

印 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686-6

定 价/28.0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文 / 袁政谦

暖风让人沉醉。

我们站在2013年盛夏的花海中，回望一些难忘的过往。13年前，《花溪》如初长成的邻家少女，婷婷地展现出婀娜的身姿，眼波流转，心意缠绵，用春风化雨，用笔墨为种子，开垦出一片美丽时尚的文学花园。

文艺，文学，时尚，是《花溪》的个性标签。新潮的少男少女们，把《花溪》列入比时装更能彰显品位的榜单。手捧《花溪》，无需言语，已然告诉众人，这，就是我的风格，我的标签。同爱可以靠近，生人请勿打扰。

爱，懂爱，会爱，是《花溪》的灵魂所在。爱情中的你我他，以为誓言就是永远，爱就是一世，可是，爱情的风暴，来时美得波光荡漾，去时却是海崩天裂。爱情的智慧，自我的认知，缘起与缘灭，片刻与永恒。如爱的指导书，无论爱如潮水还是恨如狂澜，都在关注你，抚慰你。

喷薄日出，午后微风，夜晚静谧，书页轻轻翻过，阅读之间或带来美感与内心的融合，或静如深海、恬如乡村。小说中的是她非她，是我非我，却为何，总有对号入座般深刻的同感共鸣与震撼。

彩蝶恋花，凤栖梧桐。美好总因美好而相聚，而回旋，而升华。很快，这片缤纷的文学花园，吸引了众多的彩凤。“花溪体”风靡一时，《花溪》成为文学创作者倾慕的殿堂，

作品能在《花溪》刊载，即是内心之爱深植所爱热土。

辛勤耕耘，盛景如斯。

那些年，那些字句，成为不可复刻的经典。

那些荣耀，那些回忆，在泪水中一一闪光。

时光之河，浩渺无垠，相遇、相知、相爱、相离，生命的轨迹总是如此。幸好，我们一起走过。

之于永恒，我们所能做的，是悄悄铭记。

怀念，不曾停止。

爱，依然续存。

《花溪》2000—2010年十年经典，值得收藏。

此后，春花水暖，夏月别枝，秋水长天，冬雪繁星，我们深深爱，好好走。

感谢热爱《花溪》的每一位读者，是你们把“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的承诺传播到了四方。感谢《花溪》的每一位作者，是你们把种子开成了花朵。感谢《花溪》的历任编辑，是你们的爱成就了《花溪》之爱。

风醺然，水长流。

有爱情的地方就有花溪。



花溪十年典藏·校园卷

目录

一棵白菜有多温暖

文 / 榛生 图 / 陈莉 1

有多远，走多远

文 / 庞婕蕾 图 / 孔雀绿 11

时光之河

文 / 喜世 图 / 执子之手 26

每只小猪都要去恋爱

文 / 童馨儿 图 / PP (夏初构想插画机构) 42

唐王

文 / 蒹葭苍苍 图 / 李岳红 53

毕业大戏

文 / 走青 图 / 良瑶 67

后会无期

文 / 简单 图 / 李岳红 80

你有多爱我

文 / 曾尹郁 图 / 碧眼猫 97

亦舒的话

文 / 微凉 图 / 孔雀绿 115



一棵白菜有多温暖

Contents

莫斯科没有眼泪
文 / 朱伟萌 图 / 董巧俐 135

孩童已老
文 / 苏枕书 图 / 画儿 + 晴天 147

刹那
文 / 青衣 图 / fizz 水水 165

易水
文 / 丛虫 图 / 忍冬 & 鱼姬 183

三只熊
文 / 玎玎 图 / 郑洁文 219

灰面妆
文 / 短发夏天 图 / snowfenfen 243

不鼓励
文 / 沈嘉柯 图 / 小样儿 257

鱼枪
文 / 素猫 图 / xrakshasax 274

一棵白菜 有多温暖

文 / 榛生

冬天也是一个好季节，
可以寻找一种叫作温暖的东西。



四环素牙与香菇老太

我面无表情蹲在马路边上，抛下另一端的两个人，谁也别来招惹我！可是他们的笑声仍然像放炮仗一般炸着，东一下，西一下，停停又是一下，我打开手头的报纸翻看，心不在焉地，不觉也笑了。

我原谅他们了。怪只怪天为什么要那么蓝，云彩为什么要那么白，空气为什么要那么纯净，沿路的矢车菊为什么要那么摇头晃脑，晃得我心慌。

怪只怪我的朋友，他们两个，都太知道我的穴位，无聊地惹恼我，又逢迎地讨好我。

怪只怪我这么容易就哭，又这么容易就笑，我这么容易爱人。

来介绍一下吧：杜楷，卢颖南，我是豆头。我们同是S大三年级的学生。前者是男生。中间一位是女生。我也是女生。可是我明明是女生，却从来不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女生，他们对我的态度很可耻，时常拿出的是一副主人看宠物的表情，这对于身份为当代大学生的他们来讲，是多么地没有礼貌，所以当他们偶尔得意忘形直接表现出对我的不尊重时，我往往会回报给他们一个大大的冷脸。

还是来讲讲我为什么会被惹恼。原因是郊游的路上卢颖南递了块口香糖给我。我很好玩地嚼着，还把口香糖粘到门牙上。我回头冲他们笑，近视眼卢颖南就说：“好白的大门牙！”其余一个人却嘀咕了一句，声音很小但是我还是被惹急了。杜楷说：“豆头是四环素牙。嘿嘿嘿，真丑。”

另一个马上接过话头：“所以豆头用口香糖粘着，遮盖！”

“怎么啦怎么啦，四环素牙我愿意！”我翻袜子一样翻了脸，并且发现一激动口香糖落到肚子里了。

他们两个哈哈大笑，笑得口水都呛到自己，咳嗽起来。

我恨恨地蹲在马路边，我生气的时候是不能走路的，一走就会摔跤，我拿起随身带的报纸哗哗翻看。他们也蹲下了，他们不看报纸，他们讲笑话。

“豆头，嘿，豆头听笑话吗？”他们唤我，而我不理他们。

“有一个精神病院住着一个老太太，总喜欢穿一套棕色的衣服，打一把棕色的伞，在病院大门口蹲着，一动一也不动。新来的医生决定要治好她，医生想，治疗精神病，首先要了解她，于是，医生也穿一套棕色的衣服，打一把棕色的伞，蹲在老太太身边。”

“过了三天，老太太终于说话了。

“抬头她问医生：你也是一只香菇吗？”

我哧的一声笑起来：“你们两个才是香菇哎！”

管他们再要一块口香糖，这次我不会再吞到肚子里了。

两个腐败的家伙要恋爱

那次郊游之后卢颖南向我推荐一种防晒霜，原因是我们都有不同程度的晒黑，但是她涂了这种牌子的防晒霜，看起来似乎就比我白了那么一点儿。这是她自己认为的，在我这方面看来，她是比我白一些，但是她白得没有吸引力，很呆的白，鱼肚皮的白。这样想是多么地罪过，尤其是在她从街上转悠回来手里拿了两支防晒霜，并且把一支扔给我时。

“谢谢。”我老实地说。

“你不会是受了什么刺激吧？”她已经不习惯我的客气，一把把我坐在下铺的我推倒了。

她随后也把自己丢到床上，“唉，真累，我怀疑杜楷这人根本不是男生，他是见什么就想买什么，简直一购物狂，不过幸好他没多少钱。”

那时快过教师节，他们两个本是去给老师买礼物的。腐败的家伙！校园的毒瘤！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先混个脸熟，等到不及格时老师也许会记得他们，手下留情。

“这一套是不好使地，”我用东北话说道，“都是扯淡！”我学着赵本山。卢颖南呲牙笑了一下，滚到床里去了，她的下铺与我的上铺声气相连，因此从我的床头垂下的一串球球机器猫也就跟着抖了一抖，真是扯淡。

我同她一起躺在床上，我睁着眼睛，我在想事儿。

隔了一会儿杜楷打电话过来，我拿起电话，那端说：“颖然。”那声调，简直可以用肉麻来形容了。

“我是豆头。”

“啊，豆头啊，这样吧，晚上一起看电影，我买了票。”

晚上我不打算去看电影了，我去上自习好了。我真讨厌他们两个，瞧着，我又要哭了——我讨厌他们两个破坏规则，他们单独在一起，他们要谈恋爱了。我早就猜出来了。

不如住到我那儿去吧

寒假过得不愉快，因为老爸总和我抢电视，妈妈的嘟哝也没有变出新花样：要么认真学习，要么找男朋友。“大三了，不要这样整天无所事事好不好？”她皱着脸，看着我，整个身体语言是一个字：烦。

我也烦，所以我提前回了学校。

冬天可真冷，宿舍里的暖气还没有通，住了一天我冻感冒了，遂决定买一个电热毯回来。其实我挺喜欢冬天的，冬天下雪，真浪漫，冬天别人都穿裤子，我却有很多漂亮的棉裙子。冬天可以去寻找一种叫做温暖的东西，而我的温暖在哪里呢，我的温暖在我的手上吗？

提着电热毯回来的路上，有人给我脑后吃了一记爆栗子。回头，杜楷正站在我面前，手里拎着肉，还有两颗白菜，一颗圆白菜，一个菜刀。

我大叫了一声。“你怎么在这儿？”

“真奇了，这是我学校，我干嘛不能在这儿？咦，你为什么在这儿？”

“切，这也是我学校。”

然后，我知道了杜楷同学的秘密——啊，多么笨的秘密，多么丢脸的秘密——这人，饶是给老师送了水晶笔筒，还是没能免掉两科不及格的命运，外加美术没有参加考试，开学等着他的将是严酷的现实——三科补考，也许连补考也过不了。哈哈，我耸肩狂笑。

于是，杜楷同学早早回了学校复习。这在他口里变成了“家里吃得太好了怕长胖”或是“见亲戚总问有没有女朋友很烦”，我微笑着听他的解释，眯着眼睛露出一点儿洞悉一切的智慧神情，杜楷马上意识到了，张张嘴他转移了话题：“我试过了，宿舍根本没有暖气，住不得的。”

“所以我住在外面，师兄的房子，师兄回家过年了。”他扬了扬手中的菜，“可以自己做饭的。”

他瞄了瞄我手里的电热毯，“没用的，电热毯。”他撇撇嘴，然后郑重地建议道：“不如住到我那儿去吧。”

两头巨猫，很懒惰

一室一厅的小平房朝南，阳光极好，早上的时候很像春天，春天的太阳照着睡在床上的我，也照着睡在地板上的杜楷，我们都眯着眼睛，我们像两头巨猫，很懒惰，摆出一副丑样子，不爱动弹，谁也不理谁。

我把头发拉过来一缕，无聊地编起辫子，太阳照在我的头发上，我的辫子是金色的。

杜楷开始背书：“从方法论的角度来看，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具有哲学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这两层含义……”也不知道他记住没有，反正他决定起床了。他一骨碌爬起身，三下两下穿好了衣服，然后去做饭。我缩在床上，这会儿杜楷同学不会进来，我可以从容地穿衣服。不过我想再睡一会儿。

听到勺子筷子的声音，我知道有人已经把饭做好了。我很优雅地起床，很沉静地吃着 he 做的饭：白菜炒肉，圆白菜炒肉，白菜炒圆白菜。

“很好吃。”的确很好吃，我赞美道。

“那当然，谁要是嫁给我，谁真是走运了。”他看也没看我，自说自话。

这句话忽然使我咽不下饭了，嘴里塞着饭，看着杜楷，我终于忍不住问他：“你喜欢卢颖南吗？”

他看着我，忽然笑了，他说，是的，豆头你怎么知道的？

我咽下了饭，可是饭都堵在心口了。

真讨厌。那一刻我显然没能掩饰好我气急败坏的样子。

反正我问心无愧

开学卢颖南回了学校，带回来三公斤额外体重，于是决定减肥。

减肥对于她不是件难事，她是个有毅力的女生。早上她跑步，晚上她举哑铃，其余时间除了上课她就出去慢走，当然，皆由杜楷陪同。

两个好心人每一次慢走回来，都带点好吃的给我，我们三个人的关系已经完全变成了主人与宠物的关系，主人很善良，怕宠物受冷落，所以给宠物吃棒棒糖。而宠物含着糖没好气地责怪女主人道：“干嘛总给我吃，我也怕胖。”

女主人凑上来一张脸，她的脸真白，“豆头你不要这样娇气好不好？”

她拿出这样一张脸面向我时，我感到了自己的可恶，她一直当我是她的小妹妹，我不应该瞒着她一些事情。曾经，我和她的男朋友住在一起过，十天，住在一个屋子，一起吃饭。可是我们仅仅只是住在一起，没有别的，因为天气太冷……

这样一想，我就不想再说什么了，如果卢颖南追问起来我是说也说不清楚的，那么就当它是个秘密好了，反正我问心无愧。

杜楷补考通过，可喜可贺，当天在宿舍楼下碰面的时候，他就很骄傲地炫耀起来了。说着说着他就说走了板：“要不是在外面住了十天，还真过不了，题好难啊。”

“你住外面住？”

“是啊，师兄的房子，还自己做饭呐，不信你问豆头。”

我说：“是，他还请我和他住在一起。”

卢颖南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杜楷，我们都有点儿呆。然后她忽然笑了，她笑着说：“你们两个……没有一时冲动……吧？”

别离开我

我确信卢颖南是真的不在乎这件事的，因为当天看那个冗长无聊的电影的时候她聚精会神，看完了还给我讲了一遍。“如果曼桢和世钧在一起，会是怎样呢？”她无限惆怅地说，搂着我，向宿舍走去。

晚上她照旧练哑铃。“豆头你也练一练。”她把哑铃递给我。

我站在上铺举了三个。“你的姿势不对。”她把哑铃又拿过去，纠正我的动作。

她真的不在乎吗？她真的不在乎。

这样，我的心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了，其实我又没有爱上杜楷，我根

本不必这么担心他们的反应的。可是，什么是爱呢？这真是个叫人头疼的问题。我搞不清楚。

他们两个找工作的时候，正是我去研究生导师那儿面试的时候。回来的路上，我遇到杜楷。

“我找到工作了，在深圳，而且他们答应可以接收颖南。”

我抬头看着他，忽然觉得昏昏蒙蒙的。他那么高兴，可是为什么我并不能同他一样高兴？而且我是这样地难受。“豆头，你怎么了？”他摸摸我的额头。“你发烧了！”

然后他抱起我，他那么轻松地就抱起了我，把我送到医院。

我在医院挂着点滴，发烧使我睡得沉沉的，我安静得，像一只雪白的狗。

不过我知道，在我闭上眼睛的时候，这个男生，亲了我的手。

他就那样轻轻亲了一下我的手，然后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脸上。

我的手，感觉到他的面颊，他的脸很粗糙啊，但是却是那么温暖。

“不要离开我。”我说，“别离开我。”

他说：“我不离开你，豆头。”

医院里很暖，暖气烧得咕咕叫。

冬天的白菜真温暖

我们都毕业了。

毕业后我仍然留在这里，读一个细胞生物研究生，杜楷和卢颖南一起去了深圳。

他们把东西都给了我，包括杜楷的菜刀、卢颖南的哑铃。

可是我从没自己做过饭，也从来没有锻炼身体。



我也没有兴趣再吃口香糖。

一年过去了，他们过得好吗？

这一天，我仍然蹲在地上看报纸，我总是这样不太讲究个人形象，忽然有人给我脑后吃了一记爆栗子，转过头我要翻脸，却看到这个人——这个人是杜楷！

“你怎么在这儿？”我跳起来。

“真奇了，我在这儿上班，我怎么不能在这儿？”

然后我又看到了卢颖南。“豆头，你好吗？”她上前搂住了我。

我忽然激动地哭了，卢颖南的手臂很有力地抱着我，拍拍我。

“豆头，是这样的，杜楷这人，他说，他只能接受第一个和他住在一起的女人。”卢颖南笑着，把我脸上的眼泪抹去了。那时我在眼泪里看到她，她更像一个大女人了。

“是，想来想去，我就辞职回来了。”杜楷说。

“你们不要开玩笑，我会翻脸的。”一激动，我竟然冒出一个鼻涕泡。

他们两个笑得快昏倒了，然后卢颖南说：“豆头，这是真的，你要相信我，爱情是不能勉强的事。”

“豆头，我喜欢你，我从那个寒假起就喜欢你了。”杜楷不由分说地把我从卢颖南的怀里接了过去，抱紧了我。

而这时，卢颖南已经走开了。

我仍旧不知道什么是爱，不过，杜楷的拥抱，让我想起那个冬天的白菜，我喜欢的男生亲手给我炒的白菜，那白菜真好吃。

冬天也是一个好季节，可以寻找一种叫作温暖的东西。

我的温暖，终于来到我身边了。

（图/陈莉）